

通志堂經解



阿 12
卷

今文孝經序

唐玄宗皇帝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
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祖譽益著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之以教敬
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
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



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

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言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經分注錯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古文孝經指解序

朝奉郎守殿中丞充集賢校理史館檢討臣司馬光上進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
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
章句寢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
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
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
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埽地
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
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爲今文及魯共王壞

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根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沈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祕書學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蠹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

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舜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災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偽之明皦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雖

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

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曾臆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矣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補焉

孝經

唐玄宗皇帝注

宋司馬光指解

范祖禹說

仲尼間居

今文無間玄宗曰仲尼孔子字居謂間居曾子侍坐文今

無坐玄宗曰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玄宗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司馬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曰至德可以治天下通神明故曰要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非先王強以教民故曰以順天下孝道既行則父子兄弟和睦故民和睦下以忠順事其上上不敢侮慢其下故上下無

怨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玄宗曰參曾子

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

本

玄宗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

教之所由生

玄宗曰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女

玄宗曰曾參起對故使復坐○司馬

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樂興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

玄宗曰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

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愛之況其大乎夫聖人之教所以養民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為先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者固不孝與曰非此之謂也此之所言常道也彼之所論遭時不得已而為之也仁者豈樂殺其身哉顧不能兩全則舍生而取仁非謂輕用其身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玄宗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

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司馬光曰人之所謂孝者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聖人以為此特養爾非孝也所謂孝國人稱頌然夫孝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君子立身行道以為親也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玄宗曰言行孝以事親為

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大雅云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玄宗曰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

念先祖述修其德○司馬光曰母念念也言毋亦念爾之祖乎而不修德也引此以證人之修德皆恐辱先也○范祖禹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曰至德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故曰要道因民之性而順之故曰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順之至也上以善道順下故下無怨下以愛心順上故上無怨人之為德必以孝為本先王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

也未有孝而無禮者也未有孝而不智者也未有孝而不信者也以事君則忠以事兄則悌以治民則愛以撫幼則慈德不本於孝則非德也教不生于孝則非教也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為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為孝之始也善不積不足以身為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記曰必則古昔稱先王故孔子言孝每以詩書明之言必有稽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玄宗曰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玄宗曰廣敬也○司馬光曰語更端故以

者也惡慢於人則人亦**愛敬盡於事親而德**

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玄宗曰刑法也君行博

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蓋天子之孝**玄宗曰蓋猶

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

大此略言之○司馬光曰愛恭人者懼辱親也然愛人

人亦愛之恭人亦恭之人愛之則莫不親人恭之則

莫不服以天子而行此道則德教可以加**甫刑云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玄宗曰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

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司馬光曰慶善也十億曰兆義

為善而天下賴之明天子舉動所及者遠不可不慎也

○范祖禹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下愛親則無

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於

人天子之於天下也不敢有所惡亦不敢有所慢則事

親之道極其愛敬矣刑之為言法也德教加於百姓則

于四海者皆以天子為法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

下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

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天子者所以

為法於四海也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故孝始於一

心而教被於天下慶在其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玄宗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

驕則免危也○司馬光曰高而危者以驕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玄宗

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司馬光曰滿為溢者以奢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

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社稷而和其民人

玄宗曰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

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

司馬光曰能保社稷孝莫大焉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玄宗曰戰戰兢兢

兢戒慎臨深恐陷履薄恐陷義以為君恒須戒慎○司馬光曰不敢為驕奢○范祖禹曰國君之位可謂高矣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在上位而不驕故雖高而不危制節而能約謹度而不過故雖滿而不溢貴者易驕驕

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貴而不驕則能保其貴矣富而不奢則能保其富矣國君不可以失其位惟勤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也能保之則為孝矣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處富貴者持身當如此戒慎之至也夫位愈大者守愈約民愈眾者治愈簡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故天子以事親為孝諸侯以守位為孝事親而天下莫不孝守位而後社稷可保民人乃和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富貴不足以言之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玄宗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逼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

玄宗曰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

則虧孝道故不敢也○司馬光曰君當制義臣當奉法故卿大夫奉法而已

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

玄宗曰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司馬光曰謂出於身者也

口無

擇言身無擇行

玄宗曰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司馬光曰謂接於人者也

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

玄宗曰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司馬光曰謂及於天下者也言雖遠及於

天下猶無過差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為人所怨惡

玄宗曰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

夫之孝也

司馬光曰三者謂出於身接於人及於天下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

玄宗曰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言謹守法度以事君○范祖禹曰卿大夫以循法度為

孝服先王之服道先王之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為卿大夫不言非法也故口無可擇之言不行非道也故身無可擇之行欲言行無可擇者正心而已矣心止則無不正之言不善之行言日出於口皆正也行日出於身皆善也雖滿天下而無口過怨惡則可謂孝矣易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然則言滿天下亦不必多行滿天下亦不必著一言一行皆足以塞乎天下其可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司馬光曰資取也取於事父之道以事母

其愛則等矣而恭有殺焉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

玄宗曰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司馬光曰取於事父之道以事君恭則等矣而

愛有殺焉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

之者父也

玄宗曰言事父兼愛與敬也○司馬光曰明父者愛恭之至隆故以孝

事君則忠

玄宗曰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

玄宗曰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

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

玄宗曰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

永守蓋士之孝也司馬光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皆舉其盛者也禮庶

人薦而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不祭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司馬光曰忝辱也言當夙夜為善毋辱其父母○范祖禹曰人莫不

有本父者生之本也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勝愛也愛與敬父則兼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

推敬以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為忠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為忠

子曰因天之道玄宗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司馬光曰春

耕秋因地之利玄宗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司馬光曰高宜黍稷下宜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玄宗曰身恭謹則遠恥辱肅節省則免饑

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范祖禹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乎茲殖聖人教民因之以厚其生謹身則遠

罪節用則不妄故能以養父母此孝之事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

不及者未之有也玄宗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

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司馬光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范

祖禹曰庶人以養父母為孝自士已上則莫不有位士以守祭祀為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諸侯以保社稷

為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不能

終有始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天子不能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

祭祀庶人不能養父母未有災不及其身者也

孝經注疏

通志堂

此庶人之孝也玄宗曰庶人為孝唯此而已○司馬光曰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

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范祖禹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

乎茲殖聖人教民因之以厚其生謹身則遠

罪節用則不妄故能以養父母此孝之事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

不及者未之有也玄宗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

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司馬光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范

祖禹曰庶人以養父母為孝自士已上則莫不有位士以守祭祀為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諸侯以保社稷

為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不能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玄宗曰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

○司馬光曰曾子始者亦謂養親為孝耳及聞孔子之言立身治國之道皆本於孝乃驚歎其大

子曰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玄宗曰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

百行之首人之恒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

玄宗曰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司馬光曰經常也言孝者天

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為行耳其為大不亦宜乎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

以順天下是因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

玄宗曰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司馬光曰王

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則地義中非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

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玄宗曰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司馬光曰

教當作孝聲之誤也知孝天地之經易以化民也

是故先之博愛而民

莫遺其親

玄宗曰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司馬光曰此親謂九族之親疎

且愛之況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玄宗曰陳說

於親乎

眾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司馬光曰陳謂陳列以教人興行起為善

先之敬讓而

民不爭

玄宗曰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

玄宗曰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示之以睦矣○司馬光曰禮以和外樂以和內

好惡而民知禁

玄宗曰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司馬

光曰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誅則下知禁矣五者皆孝治之具

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玄宗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

之也○司馬光曰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具俱也言上之所為下必觀而化之○范祖禹曰易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資始則父道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資生則母道也天施之萬物莫不本於天故孝者天
之經地生之萬物莫不親於地故孝者地之義天地之
道順而已矣經者順之常也義者順之宜也不順則物
不生天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經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
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
人則爲孝其本一也則天地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
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心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
博愛者無所不嚴而治皆因人之心也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
令而從之故君能博愛則民不遺其親矣陳之以德義
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於已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
民莫不興行矣先之以敬讓所以教民不爭也禮者非五帛
之謂也樂者非鐘鼓之謂也禮所以修外主於節樂所
以修內主於和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五典五禮所以奉
時者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矣上之所好不必賞而
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善而惡惡則民知所慕甚
於刑賞故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矣詩云赫

德行謂以孝治天下故四方之國無敢逆之○范祖禹
曰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待公侯伯子男以禮可知
矣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得
天下之權心也以萬國權心而事先王此天子孝之大
者也治國者不敢侮鰥寡則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以百
姓權心而事先君此諸侯孝之大者也伊尹曰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子之於天下諸侯之
於一國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養則於天下諸
先君有不至者矣治家者遇臣妾以道待妻子以禮然
後可以得人之權心而不辱其親矣自天子至於卿大
夫事親以權心爲大天子必得天下之心諸侯必得一
國之心卿大夫必得人之心乃可以爲孝矣夫知幽莫
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
則鬼享之其理然也災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
也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推一人之
心而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與刑罰措
故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
天下之大而莫不順於一人惟能孝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玄宗曰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

大於孝不○司馬光曰言聖人之德亦止於孝而已邪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玄宗曰貴其異於萬物也○司馬光曰人為萬

靈人之行莫大於孝玄宗曰孝者德之本也○司馬光曰孝者德之本也○

孝莫大於嚴父玄宗曰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

也○司馬光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同公其人

也玄宗曰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司馬光曰聖人之孝無若周公

事業著明故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玄宗曰

於明堂以配上帝玄宗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又何以加於孝乎玄宗曰言無大於孝者司馬光曰武王克商則后稷文

王固有配天之尊矣然居位日寡禮樂未備政教未洽

其於尊顯之道猶若有關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

太平四海之內莫不服從各率其職故親生之膝

下來助祭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為盛

下以養父母日嚴玄宗曰親猶愛也膝下謂幼小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幼小

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司馬光曰此下又明聖人以孝德教人之道也親有親

愛之心膝下謂孩幼嬉戲於父母膝下之時也當是之

時已有親愛之心而未知嚴恭及其稍長則日加嚴恭

人強之膝或作育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

教愛玄宗曰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縣衾

篋枕以教愛也○司馬光曰嚴親聖人之教不肅

者因心自然恭愛者約之以禮

孝經注

通志堂

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玄宗曰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

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

玄宗曰本謂孝也○司馬光曰本謂天性○范祖禹

曰天地之生萬物惟人為貴人有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者人倫之先也惟孝為大嚴父孝之大者也天子有配天之理配天嚴父之人者也自周公始行之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四海之內皆來助祭也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事先王者也聖人德至以如此惟生於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循其本而言之親愛之心生於膝下此其生知之良心親既長矣則知養父母而日加敬矣此亦其自然之良心也聖人非能強人以爲善順其性使明於善而已矣愛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因其有嚴而教之敬因其有親而教之愛此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其治同者因於人之天性故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

司馬光曰不慈不孝情敗之也

君臣之義

玄宗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養○司馬光曰父君子臣

父母生之續

莫大焉

玄宗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司馬光曰人之所貴有子孫者爲續

祖父之業故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玄宗曰謂父爲君以臨於

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司馬光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爲重○范祖禹曰父慈子孝者於天性非人為之也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人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己義之存莫重焉能知此則愛敬隆矣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玄宗曰言盡愛敬之道然

後施教於人達此則於德禮爲悖也○司馬光曰苟不能恭愛其親雖恭愛他人猶不免於悖以明孝者德之本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玄宗曰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

○司馬光曰謂之順則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

所不貴也○司馬光曰得之謂幸而有功利君子則

不然於德禮也言斯可道行斯可樂思

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

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政令成政令行也○司馬光曰可道純正可傳道也

容止容貌動止也言皆當極其尊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差為入法則○司馬光曰淑善也言

善人君子內德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教○范祖

禹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

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

之謂順禮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敬親乃以敬人是心也

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乃以敬人是心也亦

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故謂之悖自內而出

者順也自外而入者逆也不施之親而施之他人是不

知己之所由生也以為順則逆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

得志於人上君子不貴也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為順而

不悖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

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克

於內故禮發於外美之至也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

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而無不成以

政令率民而無不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其德之見於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玄宗曰平居必盡其敬

司馬光曰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玄宗曰就養能致其懼○司馬光曰

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

玄宗曰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玄宗曰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玄宗曰齋戒沐浴明發不寐○司馬光曰

嚴猶慕也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玄宗曰五者備則未為能事

親者居上不驕

玄宗曰當莊敬以臨下也

為下不亂

玄宗曰當恭謹

以奉上也○司馬光曰亂者干犯上之禁令

在醜不爭

玄宗曰醜眾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

類也謂己之等夷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玄宗曰謂以兵刃相加○司馬光曰爭而不已必以

兵刃相加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

玄宗曰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

也○司馬光曰三牲牛羊豕太牢也三者不除憂將及親雖日具太牢之養庸為孝乎○范祖禹曰居則致其

敬者舜憂齊慄文王朝于王季日三一是也養則致其樂者舜以天下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者武王

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是也喪與祭孝之終也備此然後能事親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

不爭皆恐危其親也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故云為下而亂則入刑之道也在醜而

爭則興兵之道也孝莫大於寧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以養猶為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玄宗

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司馬光曰五刑之屬三千者異罪同罰合三

千條要君者無上

玄宗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司馬光曰君

令臣行所謂順也而非聖者無法

玄宗曰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

之是無法也○司馬光曰聖人道非孝者無親宗

曰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司馬光曰父母且不能事而況他人其誰親之○此大亂

之道也之○司馬光曰言人有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

矩滅無親則本根燮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范祖禹

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

孝之罪為大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要之是無上聖人

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

為非則是無其父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之道也聖人

制刑以懲夫不孝要君非聖之人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司馬光曰親愛謂和睦教民

禮順莫善於弟司馬光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

禮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司馬光曰風俗移易先

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入樂聲變隨人心止

於樂司馬光曰蕩滌邪心納之中和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女宗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

曰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則上安而民治禮者敬而已矣

分則上安而民治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

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

人悅女宗曰居上敬下盡得離心故曰悅也○司馬

光曰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徧致其恭恭一

者千萬人皆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

要道司馬光曰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而何范

長故欲民親愛禮順莫如教以孝弟樂者天下之和也

禮者天下之序也和故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

夫風俗非政令之所能變也必至於有樂而後治道成

焉禮則無所不敬而已天下至大萬民至眾聖人非能

無不悅矣敬人之君則凡為人臣者無不悅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以此道也聖人執要以御繁敬寡而服眾是以不勞而治道成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玄宗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司馬光曰在於施得其要而已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玄宗曰舉孝弟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

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

者玄宗曰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司馬光曰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

身往恭之修此三道以教民使民各詩云愷悌君

自恭其長上則聖人之德無不備矣

子民之父母玄宗曰愷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也司馬光曰愷樂悌易也樂易謂不尚威猛而貴惠和也能以三道教民者樂易之君子也三道既行則尊卑安乎上卑者順乎下上下相保

禍亂不生非為民父母而何非至德其孰能順

民如此其大者乎范祖禹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人而諭之也惟其誠心而已

故教民孝則為父者無不敬之教民弟則為兄者無不

敬之教民臣則為君者無不敬之矣君子所謂教者孝

而已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

非由外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

悅安之為民父母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子未有不

愛而教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善之極也聖人無以加

焉故曰順民而不曰治民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曰治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察玄宗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家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司馬光曰王者

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長幼順故上下

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孝經注

通志堂

治

之化理○司馬光曰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

乎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昭彰可見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與父兄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修身慎行恐辱親也

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司馬光曰天子雖無上於天

長宜若無所施其孝弟然故舉此四者以明天子之孝

弟也有尊謂承事天地有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先謂尊嚴德齒之人也

知可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

通

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

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其

不通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

服也○范祖禹曰王者事父孝故能事天事母孝故能

事地事天以事父之敬事地以事母之愛明者誠之顯

也察者德之著也明察事天地之道盡矣長幼順者其

家道正也上下治者其君臣嚴也事父母以格天地正

長幼以嚴朝廷上達乎天下達乎地誠之所至則神明

彰矣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天地以教天下則以

有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宗廟致敬非

祭祀而已也修身慎行恐辱及宗廟也鬼神之為德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為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

則鬼神享其誠而致其福四海服其德而順其行格於上下旁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所不通四方之人豈有不思服者乎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玄宗曰以孝事

君則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玄宗曰以敬事長則順○司馬光曰

長謂卿士大夫凡在己上者也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玄宗曰君子所

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司馬光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是故行成於

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玄宗曰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范祖禹曰

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在修其身修身之道在親此孝所以為德之本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司馬光曰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

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

嚴父嚴兄

司馬光曰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司馬光曰

妻子猶百姓臣妾猶皂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為鄙俗不可行易曰王天下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與此章所言何以異哉○范祖禹曰閨門之內具治天下之禮也嚴父則尊君也嚴兄則敬長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國以民為本家以妻子為本非民無以為國非妻與子無以為家待妻子以禮遇臣妾以道則猶百姓不可不重徒役不可不知其勞也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家之治猶天下天下之大猶一家也善治者正身而已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

司馬光曰謂養致其樂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言甘恭

敬司馬光曰謂居致其恭安親司馬光曰不近兵刑揚名司馬光曰立身行道

參聞命矣司馬光曰四者包攝上孔子之言敢問從父之令

可謂孝乎玄宗曰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司馬光曰聞令則從不恤是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

玄宗曰有非而從成文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司馬光曰天下至大萬機至重故必有能爭者

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玄宗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士有爭

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玄宗曰令善也益孝二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司馬光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玄宗曰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

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玄宗曰不爭則

非忠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為

孝乎范祖禹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忠也子不爭則

陷父於不義至於正身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

國故聖人深戒曾子從父之令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古

者天子設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

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言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耆老教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

必有爭臣焉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

以爭之不聽則不止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

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力爭者至於五人則雖無

人夫必有三入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

忠臣之事聖君也諫於無形而止於未然事賢君也諫

於已然而防其未來事亂君也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亡
 故有以諫殺身者矣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
 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以上智之性而戒之如此惟舜欲
 聞之此事聖君者也傳說之訓高宗周公之戒成王救
 其微失防其未來此聖賢君也商以三仁存亦以三仁
 亡此事亂君者也人君惟能儆戒於無形受諫於未然
 使忠臣不至於爭則何危亂之有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

玄宗曰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

○司馬光曰退思補過

玄宗曰君有過失則思補過○司馬光曰掩上之過

惡將順其美

○司馬光曰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成匡救其惡

○司馬光曰匡正也救止也若有過惡則正之

故上下能相親

○司馬光曰上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

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
 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誘君以自絮陳以為

身而不為君也是以下相疾而國家敗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玄宗曰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

為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司馬光曰遐遠也言臣心愛君不以君疏遠已而忘其忠○范祖禹曰入則父出則君父子天性君臣大倫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故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孝父忠孝者其本一也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昔者禹益稷契之事舜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頌君之美而不為諂防君之惡如丹朱傲虐而不為敬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若夫君有大過則諫諍而不可則去此豈所欲哉蓋不得已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也而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

玄宗曰生事已畢死

哭不

儀

○司馬光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司馬光曰儀聲餘從容也

言不文

○司馬光曰不為文飾

服美不安

○司馬光曰皆內憂不暇外飾

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司馬光曰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言不甘

○司馬光曰言美也不甘美味故疏

此哀戚之情

○司馬光曰謂

上六句

○司馬光曰此皆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

死傷生

○司馬光曰禮三年之喪三

毀不滅性

○司馬光曰

滅性謂毀極失

此聖人之政

○司馬光曰不食三日哀

○司馬光曰政者正也以正義裁制其情

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終

○司馬光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理使不肖

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司馬光曰

○司馬光曰三年為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司馬光曰

之立中制節以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為之棺槨

衣衾而舉之

○司馬光曰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

馬光曰舉者舉

陳其簋簠而哀戚之

○司馬光曰

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

擗踊哭泣哀以送

之

○司馬光曰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司馬光曰謂祖

其宅兆而安措之

○司馬光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

穴也兆塋域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司馬光曰立廟

也措置也

○司馬光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為之

秋祭祀以時思之

○司馬光曰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

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孝子

生事愛敬死事哀

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

事親終矣

玄宗曰愛敬哀戚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司馬光曰夫人

之所以能勝物者以其衆也所以衆者聖人以禮養之也夫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之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篤者莫若父子故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無不天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傷不然民無爪牙羽毛以自衛其殄滅也必為物先矣故孝者生民之本也○范祖禹曰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為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守焉聖人未嘗有心於其間此法之所以不廢也是故菹棄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因人情而為之節者也死者人之大變也為之棺槨者為使人勿惡也辟踊哭泣為使人勿背也措之宅兆為使人勿褻也春秋祭祀為使人勿忘也情

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孝之至也

孝經

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

注凡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言

內序文二千三百四十六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一
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以
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堯
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
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
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
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羣
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一則

三石廿
孝經大義序
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之石
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載上而宗廟
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蔑有加焉功
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一鱗毛一茅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
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
法也世入春秋皇綱解紐孔子傷之三復
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
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
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

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
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
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
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
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
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
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較者也安之
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
矣唐玄宗開元勅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
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

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
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
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有
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
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為
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我猶
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
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
引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
心采諸家傳注以明一經而未果

余友胡庭芳挈其高第董真卿訪予雲谷
山中手攜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
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
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
則義味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
族兄明仲敬為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
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
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
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
偃風動一時行事猶斑斑有三代之風學

二百十六
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
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道而克大之
悠悠蓋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
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
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
王之教爲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
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
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嘗大德之九年也

正本

朱文公作孝經刊誤以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

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

內刪去二百
二十三字

經一章

今文開宗明義章第一至

庶人章第六合爲一章

傳之首章

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

傳之二章

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

傳之三章

今文三才章第七

傳之四章

今文孝治章第八

傳之五章

今文聖治章第九上一節

傳之六章

聖治章下一節

傳之七章

今文紀孝行章第十

傳之八章

今文五刑章第十一

傳之九章

今文事君章第十七

傳之十章

今文感應章第十六

傳之十一章

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

傳之十二章

古文閨門章

傳之十三章

今文諫爭章第十五

傳之十四章

今文喪親章第十八

孝經篇目

孝經大義

文公刊
誤古文

鄱陽 董鼎注

孝經

善事父母為孝人之行莫大於孝壽考大聖人也其道
書乃曾子聞於孔子而曾子門人又以所聞於曾子者合而記
之以為一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受用近之閨門妻子兄
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推之經
常也名之曰孝經者以其可為天下萬世常法也

仲尼間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

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

之乎

問字坐字參字今文無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
弟于名參字子與稱子者尊之也此書曾子門人所記
也孔子稱字曾子稱名師弟子之義也間居燕居之時也仲尼
呼曾子之名而語之以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天下自有極至之
德切要之道以順其心故天下之民以此和協而親睦上下舉
無所怨汝其知之否乎蓋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

通志堂

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事而未欲遽言之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為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道也德也一理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本於自得者謂之德德之至即所以為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為之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辟音避禮

起對曾子見孔子舉其德而曰至德舉其道子曰夫孝德之要道其事重大故辟席而起辭讓而對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生下文今文有也字大音扶○

德要道也仁義禮智雖皆謂之德而仁為本心之全德仁子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為德之至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雖皆謂之道而親生膝下行之最先故子孝於父獨為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念之發生生不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

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拓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而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而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語去聲大音扶○孝之義甚大而其為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復位而坐而詳以告之孝以守身為大身者親之枝也舉其大而言之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之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父母全而生之我當全而歸之為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敢少有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能立其身能行其道不惟自揚其名而又以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為孝子中於事君為忠臣忠孝兩盡則終於立身為全人矣蓋孝者五常之本自行之源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無禮無智無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則悌以之治民則愛以之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

言六
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
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惡去聲○親謂父母也愛者仁之端
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孔子既言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於是首言天子之孝天子者又德教之所自出也為天子而愛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我之愛既盡則人亦與於仁而知所愛矣我之敬既盡則人亦與於禮而知所敬矣夫如是則四海之百姓之眾皆知有所視效而同歸於孝矣此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如此其至則下之人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順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睦上下無怨者如此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守貴守富之孝下今文各有也字○離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居尊位也危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滿處富足也溢滿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賜之土使歸其國而立社稷以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也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而不敢自驕則身雖居高而不至於危殆不安矣制節財用謹守法度則財雖盛滿而不至於涌泛蕩溢矣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盛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富與貴常不離其身如此然後方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此蓋諸侯之孝當如是也蓋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為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為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為孝者莫大

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為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擇行行聲惡去聲○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卿有卿之服大夫有大夫之服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實得而見之躬行者也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可選擇也為卿大夫者當遵守禮法謹修德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道出於口者既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亦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

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怨惡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者三者既全備矣然後上無得罪於君下無得罪於民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矣此蓋卿大夫之孝道也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若服非法之服是僭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行是偽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廟有所不能守矣故以是言之卿大夫通于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言卿之上有公即諸侯也
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長上聲○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為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為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以此之故事母取其愛事君取其敬合愛

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故由是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矣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矣盡其忠順而不失其道以此事其上然後能常安其祿位永守其祭祀矣此蓋士之孝當如是也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重也庶人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此章蓋言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為忠移敬以事長則為順能保爵祿而守祭祀豈不宜哉士事也自一命以上皆有所事故名曰士士有上中下三初命為下士等而上之為中士上士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養去聲○天之道謂

天道流行為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為也節用者省節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為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為孝然養父母在於足衣食足衣食在於務農桑務農桑又在於順時令別土宜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冬藏用天之道如此則順時令矣地之利高下燥濕各有宜植我則或禾黍或稌稻或菽麥桑麻因地之利如此則別土宜矣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

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唯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多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饑寒常以此為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庶人泛指眾人學為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

者未之有也

已下二字今文無于今文作於○唐玄宗云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自天子而

下為諸侯為卿大夫為士為庶人凡五等也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致之效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猶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為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盡其孝而有終始則福必及之如前所云者苟或雖知為孝而無終始則禍必及之不得如前所云者蓋所謂孝者雖有五等之別實為百行之本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為天子庶人通說此戒以結上文之旨云如此而禍患不

及者未之有言理之所必無也
學者可不敬誦而謹行之哉

右經一章

案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十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父者君者兄者下今文各有也字○夫子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亦在施得其要而已必教之以孝使凡爲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之以爲人君者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蓋致吾之敬者終有限惟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又引洞酌之詩曰君子有如此愷悌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傳云聲○朱子通志堂

曰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此章今為傳之二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釋至德章既言教民以孝悌之事至此章又申言之而并及乎禮樂孝所以愛其親也故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者矣悌所以敬其長也故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者矣得其和之謂樂樂有鼓舞動蕩之意故欲移改其風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者矣得其序之謂禮禮有上下尊卑之分故欲上安其君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者矣此四者蓋舉其要而言然孝悌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為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為要孝於親必悌於長孝悌之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

謂要道

道下今文有也字○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至

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為重者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推廣敬之功用蓋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莫不悅矣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歡心矣此之敬加於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所守者約而施者博此之謂要道也所以結一章之言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

傳去聲○朱子曰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

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經之義之行下今文各有也字因地之義今文作之利
○夫音扶行去聲○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為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為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得地之性而為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為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於是取則焉則者法者天地之經常久而不變人之取則於天地亦常久而不易其於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教之速化如此

右傳之三章蓋釋以順天下

傳去聲○朱子曰但

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相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

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

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夫子言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

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忘小國之臣且不敢遺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得天下萬國之權心天子建國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以下皆小國也合大小之國極言其多故曰萬國以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則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而宗廟奠安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孝道之至如此而後世之君乃不皆然則以不明不誠故也明足以有見而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忘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繼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是也

治國者

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

懽心以事其先君

此言諸侯之孝治諸侯治一國者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二者則所謂天下窮民與夫疲癯殘疾顛連無告皆在矣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爲士民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亦舉小以見大耳百姓或謂百官族姓或謂民之族姓然以上文萬國例之當是官族大夫之家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曰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諸侯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

故所以得百姓之懽心百姓之心無不懽悅則能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奉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此與經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懽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

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

以事其親

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并舉矣百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疎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疎賤而昔之爲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曾不敢少有失於臣妾之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乎則不失其心可知矣是以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人之懽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音扶行去聲○此總結治天下國家三節夫然猶言惟其如此也

故猶言是以如此也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如此故其生而存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由其心意之素安所以鬼氣之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既和且平則無乖戾之氣故災害不生乎則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疾疫生於天者也禍亂如賊君弑父作於人者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夫子遂總結之曰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力也又引抑詩以明之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曰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無字今文作何字○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如此於是又推廣而言敢問夫子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禮成化過於此者乎

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去聲○天以陽生萬物

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夫子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為最貴以能與天地參為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則人為貴以人之行言之則孝為大何也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為人心之全德義禮智信皆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流行親親為第一坎仁民為第二坎愛物為第三坎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以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所以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遠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拔於凡庶矣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為善亦夫子之意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

此極言孝之大者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文王之

公故稱周公人子之孝於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
導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惟天為大尊無
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
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
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天者則惟周公其
人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制為嚴父配

穆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來下今文無助字○夫音扶○

郊后稷舜之臣名棄舜命為稷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鄆為
諸侯君其國故稱曰后稷是為周之始祖文王太王之孫王季
之子武王之父名昌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
明堂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言

昔者周公之制禮也

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

祀祭帝則以文王配文王猶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
如此是以德教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
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孝道之感人若是則夫聖人之
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

故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

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其所因者本也

養去聲○親父母也膝下謂孩幼
嚴尊嚴也敬禮敬也親親昵也愛慈愛也本謂天性也聖人教
人以孝非強之使然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初固惟知有
親昵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然一體而分則自然有親
愛不容已之情天之性也雖曰親昵而其尊卑已自有一定不
可易之序存焉天之分也此蓋其本然之所固有而聖人立教
亦非強其所無而為之故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所以教
之愛敬者不過啓其良心發其善性而非有所待乎外也故其
教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人子之生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骨肉之親無有密於此者生養之恩無有大於此者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恩德與天地並雖盡孝道欲以報之亦復無有窮極此皆人心固有之理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至於疎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

朱子曰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

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文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

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

人者謂之悖禮

天性下今文有也字重焉下今文有故字○此章雖別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

上章之意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嚴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德主愛亦是就親字說禮主敬亦是就嚴字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本之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子一本之說正謂是也■昧一本之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則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則謂之悖禮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為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為悖矣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

朱子曰古文析不愛

其親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夫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養去聲樂音洛○此教之以善也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病者謂父母有疾

甚而病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喪謂不幸親死服其喪也哀哀感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精潔肅敬謹畏將事也人有一身心為之士士有百行孝為之大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乎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為本

事親者

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

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

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養去聲○此戒

之以不善也孝子之事親者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己之醜類等夷則當和順以處眾而不可爭競苟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為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起釁而召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而曰日用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坐而為不孝大矣雖曰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為不孝也愚案此章以敬為主則有前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盡孝者可不愛親而先盡敬乎

通志堂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

傷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

刑宮大辟五等之刑墨者刺字而涅以墨劓截其鼻剕斬其趾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辟法也大法死刑也古用肉刑漢文帝始除之斬左趾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多死景帝又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孔子蓋引此句以為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則不孝者天地所不容也上章已足為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戒矣於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要

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要平聲○此極言不孝之罪所以為大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無具上也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議之是無其法也人莫不公父母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無其親也人必有親以生有君

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之此乃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為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惟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毀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誅也

右傳之八章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下今文有之字事上相親下今文各有也字○上謂君

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謂為臣者趨朝退朝時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故夫子言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極言無隱及其既退則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進則復言至於君有美意則將順其美助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惡念則匡救其惡諫而止之惟恐或形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

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
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也為臣豈不願忠蓋後世所謂忠必至
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為忠不如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亡未
若防微杜漸為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臯夔稷
契之良而吾後丁亦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為盡忠補過之至
也苟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
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誘君以自潔諫以為身而不為君也
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以君子而事上所以忠愛其君
者如此則君享其安佚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君
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
也此相親之至也又引隰桑之詩以言臣心愛君雖在遐遠不
謂為遠蓋愛君一念常藏心中無日暫忘也遠者猶不忘也而
況於近可不
盡忠愛乎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朱子曰進思
盡忠退思補

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
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
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
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
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長上聲行去
聲○易曰乾

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母有地道王者繼
天作子父天母地凡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
而已天人幽顯之道一也能事人則能事神矣事父孝故事天
明能事父以孝則其事天也必明矣事母孝故事地察能事母
以孝則其事地也必察矣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
一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
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為天之經也所以

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為地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
字氣象大聰明睿智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
周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長幼尊
卑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矣極其孝則三光全寒暑乎而天
道清矣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而地道寧矣所謂
神明者即造化之功用也事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乎此亦昔者明王之事如此後之為天子者
所宜取法也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因事父母孝二句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一句誰無父母皆為孝誰無兄長皆
可為然又推而上之不特事父兄為然至於奉宗廟事先祖亦
莫不善但須盡吾立身之道而已修身慎行此是事親之始終
不出於此故為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若其事宗廟致敬其彰著
尤可見其實皆自充吾一念之孝悌而至其極則其幽也可以
通於神明其顯也可以光於四海其無所不通故引文王有聲
之詩以贊之嗚呼是道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足以與於此哉天
道昭矣感應之理微矣讀
者必有以深體而默識之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 朱子曰有
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
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所尚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
哉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世而名不見稱則是
終其身無為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
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可也夫子於此廣其義以終經言
立身揚名之言謂為君子者之於事親苟極其孝矣以孝事君
則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敬事長則順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唯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故治可移
於官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
推也根固者葉必茂源深者流必長膏沃者光必燁是以孝悌
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
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遊稱
其信不惟譽謫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舜在側微又處頑
父嚚母傲弟之聞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岳舉之天
下君之萬世師之豈有他哉孝悌而已矣所謂以顯父母者豈

有過於此哉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

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

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之於一國此章又以治國之道而施之於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之意思其閨門之內挾恩恃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謂雖處閨門之內一國之理實具焉嚴父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內外整整然其有條理矣此實治家之要道也

右傳之十二章

朱子曰此因上章二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

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

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參今文作則敢問下今文有子字○

夫晉扶今去聲○夫子教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次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未及曾子於是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既得聞夫子之教命矣敢問為人子者一以順從為孝然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然後可以為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

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與平聲爭詳同離令並去聲焉於虔反見非

而從成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夫子故重言是何言與以戒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孝是何等言不可以訓也管子本以從父之令為問夫子又推而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為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故昔者天子必有諍臣七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天下諸侯必有諍臣五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家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過而後可古者立已哉夫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為諸侯又次於諸侯為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為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友諍則身不離於令名父以子諍則身不陷於不義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

為之首而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唯父子為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若子之於父無可上之義故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諍臣諍友可也夫子是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言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結一章之言而終是何言與之義也爭義當從諍諫之大者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也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言不甘此哀戚之情

喪親之情

下今文各有也字。儀於豈反不樂音洛。○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居其首則人間至樂無有大於此者矣。一旦不幸而死，垂吾之大樂，豈不為大哀乎？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頓異骨肉，睽離寧不為大痛乎？夫子於是申言孝子之喪其親也，哀痛之極，發於聲為哭，其哭也不像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為禮，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脊，不能為容也。出於口為言，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為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無他人子之心，念念痛親之死而已。豈復計吾之生哉？故寢苦枕塊，服衰麻，食溢米菰，延殘喘於天地間，已為過矣。耳目之接，口體之奉，尚何心乎？夫子故言此而結之曰：此哀戚之情，蓋謂此乃人心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

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今文有也字。禮三年之喪三

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者，謂教天下之人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毀瘠而不滅其性。性者，人之所受於天，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沒而哀感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感之過而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矣。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喪不過三

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

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

終下今文有也字。○簠方矩反簋居有反擗房益反踊余醴反。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之人親之

云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然而遂之是無節也。故聖人為之立其中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極也。其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感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冢，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必有制也。則為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追遠之禮也。至於忌日，不用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念親之意，果何有窮已哉？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為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跂及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

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又合

言之以結一書之旨孝子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感生民之道孝悌為本於此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備矣至此則孝子之事親其道終矣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錢之錐視公已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嘗為己惠必思報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父母之身此所以思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夫民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篤者莫若父子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壯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蕃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民之中制中也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為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惜之天下而人共守之此法之所以不廢人之所以無憾也蓋斬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

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因人情而為之節也死者人之大變也舉而斂之哀戚而奠之擗踊哭泣而送之厝之以宅兆事之以宗廟時思之以祭祀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故曰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然夫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為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三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獨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為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宰子學於孔門親受夫子之教乃曰暮可已矣又何怪齊宣王之短喪漢文帝之以日易月自是而後習以為常為人上者如此何以責其下哉尊信孟子准一滕文公雖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三年之喪能行者寡矣文公獨有感於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一語排羣議而力行之然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至於四方之來弔者莫不大悅其有禮秉彝好德之良心蓋甚昭乎不可泯也然則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何以加於孝哉

右傳之十四章

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又案朱子

誤跋云嘉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大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言者別為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大義

後學 成德 校訂

孝經

經

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今依朱子刊誤為一章

傳

古文十五章朱子刊誤十四章今依今文為十二章章內第三章第七章離一為二第十章合二為一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許冲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

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

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

文為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隋經籍志

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

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

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三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

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

沙隨程可久丈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
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
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
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
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十七章為本
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
諸書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吳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
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
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

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荅之
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
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
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
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
徽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
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
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
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
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

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

中之古文也

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即無間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又桓譚言古文千

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十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闕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為冗美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宋

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

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

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

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

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

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

云用今文古文及朱子刊誤本參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從所長所不從者附注其下朱子刊誤本所塗之字

今並刪去傳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為次其先後

孝經題辭

草廬校定
古今文

吳澄學

仲尼孔子字居坐也曾子孔子弟子曾
氏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子者曾氏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女音汝下同○
子孔子也孔門

諸弟子稱師曰子諸弟子之門人稱其師則著氏以別之此經曾氏門人所記稱其師既冠以氏故於其師之師得專稱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德者得也要總會也道猶路也德謂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蓋己之所得人之所共由者其理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爲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爲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爲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庶人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族黨靡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以知之

席坐席也曾子侍師而坐師有問故起避正席而疾敏速也不敏猶言遲鈍此辭讓而對也

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夫音扶下同○本木之根幹枝所由以生

也孝為至德故己之德此為本孝為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

復坐吾語女

還也夫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而語之以曾子

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髮毛髮膚皮膚毀謂虧辱傷謂破損孝者愛親

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百體有髮有膚一皆父母所與也立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所行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為能立其身也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

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

天子之孝也

惡為路反下同○親謂父母不敢惡者愛之也人謂他人自正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不敢慢

者敬之也已所得人所教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天子之事親在為世子時及為天子則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已如存此愛敬其親也夫愛親者於人無不愛敬親者於人無不敬推此一心由親及疎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盡愛敬於事親可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近而國中遠而天下皆親敬之而無不愛敬其親焉是其德教被及於百姓儀法於四海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離力智反○驕矜肆也危謂勢將墮墜制以刀裁物也

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溢如水之溢出保謂不亡失社土神稷穀神凡封建列國為立社稷之壇壝其君主而祭之和謂不乖離民謂農及工商人謂士及府史胥徒社稷民人皆諸侯所受於天子以為國者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諸侯貴為一國之主其位之崇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不危謂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所以長守其貴也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則雖滿不溢謂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所以長守其富也位不卑替財不虛耗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失亡而民人不非至於乖離也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

大夫之孝也

德行擇行行滿並下孟反○服合禮制曰法服天子冕十有二旒虞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

章會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周制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其冕九旒衣會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其冕七旒衣會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與公同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其冕五旒衣會宗彝藻粉米三章裳繡黼黻二章孤自絺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其冕三旒衣會粉米一章裳與子男同卿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其冕無旒衣無章裳繡黼黻六冕服並以絲為之玄衣纁裳士則弁而不冕衣裳皆無章卿大夫於六冕服得服其一爵弁服皮弁服玄冠服三等與士同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上服服之也言為世則曰法言道言之也率德而行曰德行非法不言法即上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差怨惡謂行不合道召怨取惡所言皆法言則口無可揀擇之言雖言滿天下在己亦無口過所行皆德行則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三者服言行也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略輕下文又以三者備矣總結也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門中有示廟之名也寢之前屋言東西廂者曰廟卿大夫謂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夫二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長貞丈反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則愛同於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同於父蓋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其敬惟父親尊並至則愛敬兼隆也士之位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為之君有卿大夫為之長皆已所當事者孝即愛也母至親也故愛同於父君則非如父與母之親也然亦當以愛父愛母之孝而愛之君至尊也故敬同於父長則非如父與君

之尊也然亦當以敬父敬君之敬而敬之愛君為忠敬長為順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已之上也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羊尚反○道

謂四時之行因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順其時用天道也利謂五土之宜因地之沃衍隰臯而稻粱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生財有道而又慎謹其身不為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為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身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右經一章

凡四百二字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

通志堂

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未結之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聯屬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引書引詩及子曰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澄謂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析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之矣然細味之則與大學經文純是聖言者頗覺不侔終於立身下敷陳五孝語辭體段各異似非同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為繁複疑亦有掇取他書附會其間者但自未周先秦時已有之蓋如二記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後而所傳所聞不無失實失當者爾○古文居上有間字案許慎說文所引古文無侍下有坐字案居即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間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間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為一例先王上有

參字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九句之末並無也字祿位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偽稱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

此言者之推也王者事父母於宗廟而孝故事天地於郊社亦明察也蓋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

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能精審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

長貞丈反○此言悌之推也悌

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國至天下皆興悌而上下之分不亂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

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申上文長幼順之義謂雖天子之貴亦必有長所當

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也父兄皆祖考之胤孝於祖考則悌於父兄矣禮國君燕族人與父兄齒天子之禮未聞

宗廟

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行下孟反○申上文事父

孝事母孝之義致推之至極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極盡其敬者不
忘其親也謂之親者視如生存也此事親之孝平居修身謹慎所
行者恐辱其先也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此立身之孝祭
時知所以事親而平日不知所以立身亦未得為孝也 宗廟

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

神著矣著猶祭義致愬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明察於郊社則天
地之神明彰矣彰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人
鬼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也天地之神而曰明者言雖幽而顯也惟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 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弟亦作悌後並同○通謂感格而無格礙光謂

變化而有光輝由宗廟事父母之孝克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
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克之以治國平天下
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克之以治國平天下
先於四海無所不通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之以證無所不通之義思語辭

右傳之首章凡百九字釋先王有至德要道由一念而感神明至德也由一家而達四海要

道也朱子曰此有格言焉○舊本今文次第十一章後古
文次第五章後朱子謂當次第十章後第十一章前今詳

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
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為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
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
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
義天地明察則因章首事父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
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
句而言如此
辭意方屬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

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先王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

也遺謂忘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謂子男之卿大夫子男五等國
為小國伯七十里為次國公侯百里為大國公侯伯子男五等國
君也萬國通五等君臣而言小國之臣且不遺則其君之為子男
與夫大於子男而為公侯伯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

以事其先王也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也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事以事其先王為孝

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國以孝治其國也謂諸侯能孝於

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也傳謂忽之而不矜恤鰥老而無妻寡老而無夫民之窮者士則民之秀也百姓通士民鰥寡而言窮民且不侮則凡眾民與夫秀於民而為士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君也蓋能孝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諸侯亦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君為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矣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以孝治其家也謂卿大夫能孝於親

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人通妻子臣妾而言於臣不失則子可知於妾不失則夫然

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如此夫音扶○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君先王者而言享饗通謂敬享其祭也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

平謂各得懽心而無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為害人禍之甚者為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下孟反○詩

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大德行即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謂東西南北四方之國皆興於孝而為順也右傳之二章凡百四十二字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者和睦無怨也朱子曰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澄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疎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家國

天下無一不得其懽心未有所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孝
 子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
 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其事先事其親也舊注以為得
 彼懽心以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牽
 於舊注之說故云○舊本大第四章後古
 文不敢失作不敢侮如此上無上也字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下孟反○性者人物所

得以生之理行者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為質均得
 天地之理以為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
 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
 者人獨為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仁仁之為愛於
 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

乎

夫音扶○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
 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
 故曰周公其人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
 文王也郊者國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
 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
 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
 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
 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
 名為宗不在七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
 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為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為百世不祧之
 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為室室則幽暗前為堂堂
 則顯明故曰明堂尊人鬼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
 也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
 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為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
 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郕周家有國之
 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
 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獨能

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四海之內
謂四方諸侯其職謂土物之貢來祭來助祭也○玉山汪氏嘗疑
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
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
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
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
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致踰
也祖己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
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
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右傳之三章

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況孝之所以為大自有親切處而
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
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讀者不以文害意焉可
也○舊本今文連第七章為一章朱子從古文離為二章
古文無以加於孝
有其字來下有助字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扶行

下孟反○經如布帛在機之直縷條理一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
也則效法也蓋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既分言天經地義
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為行此言

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為教也明理之顯著者即所謂經也因遵依
也教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勸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聲容嚴言
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
成服從其政之謂治

右傳之四章

凡六十字釋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春秋
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
言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
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此易禮
字為孝字而文勢不若彼之通貫條目不若彼之完備明
此襲彼非彼取此也○舊本次經後朱子次第六章後古
文經義行下無也字因地之義今文義作利此一字定從

十九字朱子刪去

九文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
 天下之為人君者也以孝教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
 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所行下自效
 之耳孝施於兄則為弟施於君則為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躬行
 孝弟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
 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者
 也邢氏曰案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弟朝覲
 所以教臣祭帝稱臣亦以身率下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
 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豈苦在反弟待禮反
 ○詩大雅洞酌之篇
 豈樂也弟易也躬行孝弟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
 各敬其父兄與君是足以為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

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

右傳之五章

凡八十三字申釋至德以順天下○舊

者見者君者下無也字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
 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弟則民知有禮而順其
 兄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
 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被之聲容以為樂則氣
 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下而變也由長幼之
 序而著之節文以為禮則名分森嚴而無
 有陵犯所以為上者不危為民者不亂也禮者敬而已矣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
 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

衆此之謂要道也

又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之實不過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為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懽悅以事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過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效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爲道之要悅於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教者言敬而不言愛下所效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

右傳之六章

凡八十一字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舊本次第八章後古文要道下

無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慈子孝乃天性之

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脫簡不能知其爲何字也

父母生之

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父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

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教敬因親以教愛

養羊尚反○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戀慕相親自有愛心及孩幼漸長奉

養父母日益尊嚴自有敬心聖人因其固有而教之耳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

者本也

悖薄對反○愛敬之心皆由親而推以及人不愛敬其親而以愛人爲德敬人爲禮則悖矣悖逆也由本及末

爲順舍本趨末爲逆

右傳之七章

凡百一字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此皆格言○舊本古文次第三章

後今文無章首子曰字而連第三章爲一章故親生至以教愛二十四字在聖人之教止而上屬第三章可以加於孝乎之下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在以教愛下而下屬章首父子之道之上朱子始從古文分在第三章而謂其

文不屬以今文連此章者為是澄案此兩節合在此章但文失其次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意完矣古文之道之義下無也字不愛其親上無故字有子曰字而別為一章章末舊有九十二字朱子刪去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羊尚反下同樂音洛喪平聲○居謂父母間居無事之時養謂進飲食時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務盡其極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醜眾也謂與己同等者也兵謂相刃三牲牛羊不也事親者以身不毀傷為孝

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亡為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鬪爭則必相戕殺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為孝哉子曰五刑之屬

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總之為三千刑施於有罪者然三千條之中不孝之罪最大朱子曰此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要

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一遙反○要君謂脅束之使從己非聖人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也君制命於上臣恭順於下要君從己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為萬世法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事之是不知有親也無此三者人道滅矣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項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非同

右傳之八章

凡百二十八字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下起章朱子曰此亦格言

也○舊本子曰五刑以下別為一章今案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前意當合為一章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有此字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進謂自私家而適公所退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罄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微

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罄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微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所載士貞子語澄案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邢氏曰韋注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詩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桑之篇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右傳之九章

凡四十九字釋中於事君○舊本今文次首章後古文次第十一章後而下前屬第十二章之前朱子謂次當在此古文君子下無之字事上相親下無也字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行下孟反○孝親弟兄理家始於事親之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故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

右傳之十章

凡四十五字釋終於立身第八章釋事親而章末兼及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次第五章後古文次首章後而下有閨門一章今刪去說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

夫首扶○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為慈敬見於外為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死而揚名者孝之終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與平聲○孝子於親有從順而無違逆然親有過而亦從順則陷親於不義矣故必下氣怡聲柔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悅則復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庶可以感悟其親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爭去聲亦作諍下同○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馮氏曰天子七

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言爾真氏

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亡也士有爭友則身不

離於令名離力智反○司馬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此通庶而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

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

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焉於虔反

右傳之十一章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則諫非徒從順而已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古文則聞命矣則作參敢問下無子字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喪平聲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夏喪其子曾子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曾子問云喪慈母如母禮與孟子云養生喪死無憾並平聲讀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言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偯於豈反

不樂音洛○偯聲春容而有餘也禮記間傳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此父母之喪哀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聲舉措

進退之禮不修飾為容儀有事直致其言不治擇成文辭身
衣不以為安故服惡衰耳聞樂聲不以為樂故不聽樂言味之
也口食美味不以為甘故不飲酒食肉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也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毀

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雖哀毀不可殞滅其性而死

不酒肉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年五十者

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

哀豈能忘哉然遂其情則無有窮已故喪制父母為之棺槨

衣衾而舉之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襲以殮衾之外棺棺之

陳其簋簠而哀戚之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簋盛稻粱器

案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簋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

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簋簠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擗踊哭泣哀以

送之擗婢亦反○擗以手擊脅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上有

其宅兆而安居之也尸之屬也視吉也宅墓穴也兆塋域

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蟻蟻之屬及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然

後安土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

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

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

乎先擇後卜尤為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

也案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

用筮此云卜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

精而反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既除喪每歲四時感時之變思親不忘報本生事愛

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親生則事之以愛敬親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時皆致其孝然後足
 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心之德為仁仁之發為愛
 愛親本也及人未也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
 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孝子之事
 親終矣 此句總結此章言喪親之孝乃孝子事親之終事

右傳之十二章

凡百四十三字廣經末終始之義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傳言喪終為事親之終朱子曰此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古文喪親之情傷生之政有終五句之末並無也字傷生下今文亦無也字考之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為是

孝經章句曩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
 受讀歷觀唐注宋疏及諸家解其說
 雖詳其義亦有未明暢者乃輯此訓
 釋授之諄切卑瑣蓋取蒙穉易曉而

已吳澄識

刊誤

經傳正文之中已悉除去朱子所塗之字今并劉炫所增一章別錄於後而備論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終於立身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天

子之孝也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凡十四字古文同在經文蓋諸侯之孝也下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凡十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卿大夫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士之孝也下

已上引書一引詩四朱子刪去說見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

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

凡六十九字古文同在傳

朱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溫公改教為
孝乃得粗通而下之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
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
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
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
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
不親切今
並刪去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

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
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
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凡九十二字古
文不在於善下

無而字不貴也作所不貴政令上無其字
餘並同凡九十字在傳七章謂之悖禮下

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
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襄公三十一年衛
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
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朱子曰此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
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
又如前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

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之前

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淺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偽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故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即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誨經者日至恒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為小篆

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眾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即張霸偽古文書也東晉梅頤於伏生

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鯨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拆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

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之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

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爲爾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爲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畀文粹之恒於是借觀舊藁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穉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旣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爲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云大德癸卯十月

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恒記

後學 成德 校訂

孝經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朱申周翰注

仲尼閒居

孔子名丘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

曾子侍坐

曾子

弟子名參字子與侍孔子坐

子曰

孔子

參

呼曾子之名而語之

至德要道

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之民

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之民

上下無怨

為臣民皆相無怨

女知之

女知之

乎

汝曾參曾知此

曾子避席

曾子敬孔子之

曰

參不敏

曾子自稱其名

何足以知之

何足

此至德

子曰

孔子再

夫孝

母之道

德之本

要道也

子曰

告之曰

夫孝

母之道

德之本

行莫大於孝故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此教化從復坐命曾子還席而

坐吾語女我將以孝身體髮膚人之身四體

受之父母母皆是父不敢毀傷當全而歸之子

有所毀傷孝之始也此為孝立身行道行此孝道揚

名於後世播揚名聲以顯父母父母足以光顯孝之

終也此為孝夫孝總而始於事親始於孝中於

事君忠則移其終於立身忠孝兩全乃能揚名

大雅云詩大雅文無念爾祖無念念也當聿修

厥德聿述也謂述脩先祖之德○凡添者皆是

○間閑參森女汝下夫扶髮發膚夫聿以聿

右今文以為開宗明義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天子愛其父母者必

不敢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能推此心以愛百姓

慢也愛敬盡於事親愛敬之心盡於而德教加

於百姓則德教加被於百姓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皆視

之以為蓋天子之孝上文所云乃甫刑云周書

篇有一人有慶天子有善兆民賴之為兆謂天子行

孝兆民皆○惡去刑同

右今文以為天子章

在上不驕諸侯貴在人高而不危則其位雖尊

危制節謹度

諸侯裁制其節約謹守其法度滿而不溢則其勢雖盛滿

險而不危

高而不危

惟其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則可以

為君滿而不溢

惟其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則可以長

之貴富貴不離其身

富與貴常在富貴常保其社稷

然後可以

而和其民人

而人心亦蓋諸

侯之孝

是上侯所云乃詩云詩小雅戰戰兢兢

恐懼貌兢兢

如臨深淵

如臨至深之淵而將墜也如履薄冰

兢戒謹貌

○溢

離

聲去聲

右今文以為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不是先王法度之服則卿大夫不敢服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道言也不是先王法度之言則卿大夫不敢言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不是先王道德之行則卿大夫不敢行是故

非法不言

所以卿大夫非非道不行非道德之行則不言口

無擇言

言皆法度故口身無擇行行皆道德故

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法度之言雖滿天下無失言之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

道德之行雖滿天下無怨惡之者三者備矣卿大夫

服言行三

然後能守其宗廟

然後可以長保祖

蓋卿大夫之孝也

上文所云乃是詩云詩大雅

有夙夜匪懈

自早至夜無有懈怠以事一人其君也○德

行

去聲下擇行

惡

聲去聲

五十一
右今文以為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

資取也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母

而愛同

愛其母如資於事父以事君

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母

敬同

敬其父君如故母取其愛

敬其父君如故母取其愛

取其能敬兼之者父也兼愛與敬也故以

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

兄之敬以事其

忠順不失而無失以事其上

長則為順矣

君然後能保其爵祿官爵與其俸祿而守其

祭祀

而長守其祖蓋士之孝也

祭而長守其祖

是為士之孝詩

云詩小宛篇

夙興夜寐早而起無忝爾所生無辱其所

母也

○長夙

宿寐密他

右今文以為士章

子曰用天之道

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各順天之時

因地之利

勢之高下以謹身節用

謹脩其身已以養父母

辨種植之宜

以奉養此庶人之孝也

已下至於庶人

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

而患不及者

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未之

有也

天下必無此理

右古文為一章今文為庶人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荅之言而

曾氏門人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

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十七章

今文作六章古文作

七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書者不復得見聖言

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十七章者合

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

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

又別論之如左方○傳附析錫傳平屬燭絡

洛間去復扶刪師去去聲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言甚矣子曰夫孝

孔子答言夫天之經在天為經地之義在地為

孝之為道常之理利物之

義民之行在民為首天地之經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而民

是則之以人法則於天地則天之明聖人法天因

地之義以行義利以順天下順此以施政是以其

教不肅而成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

聖人之政不待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

嚴厲而自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

孝之為教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所以

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陳說德義之美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先

恭敬遜讓率民而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導引

民無有相爭鬪者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也導

而防其情而民自然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示之以好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詩云詩

雅節南山赫赫師尹言尹氏為太師其民具爾

瞻民皆以師尹○行去聲治去聲行去聲惡烏路赫格

右今文為三才章

晦菴先生曰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

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

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

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

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

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

疑也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因則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聖人見教之可以

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

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

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粧

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

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

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

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

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

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

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並刪去○為去聲

襲

習粗作強去聲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古者明德之王其以孝道

治天不敢遺小國之臣

雖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棄之

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

何況公侯伯子男乃五等之臣

故得

萬國之懽心

所以能得萬國之懽心

以事其先王

諸侯各以

其職來助祭於先王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古者諸侯以孝道治一國也雖鰥寡猶不敢侮慢之

而況於士民乎

何

其國之士與民故得百姓之懽心所以能得一國百姓懽悅

而敢侮慢之乎助祭於先君治家者不敢侮

心以事其先君百姓皆恭事以

於臣妾臣家臣也妾女僕也古者卿大夫以孝

之而況於妻子乎何況其家之妻與故得人之

懽心所以能得其家以事其親家人皆相助夫

然故三節上文生則親安之天子諸侯卿大夫

其榮養祭則鬼享之父母死而為鬼是以天下

和平所以天下人心災害不生災害謂饑饉疾

由而生禍亂不作禍亂謂兵戈盜賊之類天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王以孝道治天

下其效有如上文

云所詩云詩大雅抑有覺德行覺大也天子四國

順之順則四方之國○鰥頑古妻行去聲

右今文以為孝治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之意為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

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

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

得且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更庚礙牛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問聖

人之德教更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孔子答云

有大於孝否

通志堂

作孝子

人

物皆稟

天地之理以為性人獨人之行莫大於孝人得其一秀而為萬物之靈

孝莫大於嚴父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嚴父之道莫大於以父配享於天則周公其人也以父配

始於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昔者周

祭以始祖配享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文王周公之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

以周公嚴父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君

嚴父之禮則德教刑于四海夫聖人之德又何

以加於孝乎然則聖人之德教豈故親生之膝

下膝下謂孩幼在父母膝下時言以養父母日

人子愛親之心生於孩幼也

嚴及年長時漸識義方則日聖人因嚴以教敬

聖人因嚴能敬養於父母也聖人因嚴能敬養於父母也

而教之以推廣其敬因親以教愛聖人因嚴能敬養於父母也

推廣其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故聖人之教不

其政不嚴而治聖人之政不待其所因者本也

蓋由政教之所行去聲養去聲治去聲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

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

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

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

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

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
 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
 知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
 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
 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
 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
 已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
 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處去聲

子曰父子之道

孔子言父子之為道

天性

乃是人所稟於天之常性

君

臣之義

父有君之義子有臣之義

父母生之

父母之生子也

續莫大

焉

傳體相續人倫莫大於此

君親臨之

父為君以臨於已

厚莫重焉

恩義之厚莫重於此

子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

言當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

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當推敬親之心以敬他人則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悖禮

言當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

而皆在於凶德

而皆在於悖德雖得之雖

而皆在於凶德

而皆在於悖德雖得之雖

君子所不貴

非君子則不然君子則不然

君子則不然

君子則不然

行斯可樂

行斯可樂

行則人必悅

行則人必悅

德義可尊

德義可尊

作事可

作事可

通志堂

通志堂

法制事修業動得容止可觀容止威儀必合進

退可度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人君行此六

是民畏而愛之所以其民畏君則而象之

政令政令無之故能成其德教無所以德教而行其

其儀不忒其威儀不差忒○佗他行去聲忒得

右今文以為聖治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首章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為

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曰而有

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

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

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斷簡焉而

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

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

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

十二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

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子曰孝子之事親

孔子言孝子事父母之道

居則致其敬

居

則盡其恭敬

養則致其樂

其奉養則盡其權樂

病則致其憂

母

疾其憂慮則盡

喪則致其哀

其父母死喪則盡其哀戚

祭則致其

嚴

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

五者備矣

敬樂憂哀嚴五者皆全備

然後能

事親

然後能盡事親之道

事親者

人子之事親者

居上不驕

居人

不可驕縱

為下不亂

為人之下不可作亂

在醜不爭

醜類也處於儔類不

爭可關

居上而驕則亡

居上而驕則致滅亡

為下而亂則刑

為下而亂則被刑戮

在醜而爭則兵

在醜而爭則起兵戈

此三者不

除

驕亂爭三者有一不除去

雖日用三牲之養

雖日用三牲之養

猶為不孝也

猶不足為孝也

養其親

猶為不孝也

猶不足為孝也

○養

漾下樂洛醜九

右今文為紀孝行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

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

屬猶條也墨罰之屬千劓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

而罪莫大於不孝

君者臣之所稟命而非

罪過不孝

要君者無上

敢要索之是無上也

聖人者無法

聖人制作禮法而敢

非孝者無親

非孝者無親

善事父母為孝而敢

此大亂之道也

言人有此

不孝乃是

○要

平聲

右今文以為五刑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孔子言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

愛莫加於孝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

莫加於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所以治民而

俗莫加於樂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安上治民

莫加於禮也禮者敬而已矣禮有本有文而敬其

父則子悅敬重人之父敬其兄則弟悅敬重人之兄

其弟敬其君則臣悅敬重人之君敬一人而干

萬人悅敬重天子則天下人悅所敬者寡謂敬父敬一人而干

子悅子悅弟悅臣悅千萬此之謂

先王之所一子悅弟悅臣悅千萬

右今人以為廣要道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

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

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孔子言君子之非家至

而日見之也言不必家至戶曉教以孝君子教所

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皆敬重於其父教以

弟君子教人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皆

敬重於其兄敬重於其兄教以臣為君子教人之道所以敬天下之為

人君者皆敬重於其君詩云詩大雅洞愷悌

君子愷樂也悌易也言人民之父母則可以為

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釋詩之

非先王之至德安能以順天下有如此之大者

右今文以為廣至德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

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孔子言古者明德故事

天明父天道也故事父孝事母孝明王能孝故

事地察則明於事地之道矣長幼順明王能順

故上下治故長幼順而上下治也天地明察

事地察則明於事地之道矣神明彰矣則天地神明之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雖以天子之貴猶言有父也謂天子有

尊於天必有先也雖以天子之貴猶言有兄也

謂天子有諸兄也有先於天子之貴猶言有兄也

親也不敢忘祖脩身謹行慎其行恐辱親也

恐耻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能致敬鬼神著矣則宗

神之理甚孝弟之至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幽則

彰著矣

孝經句解

十四

通志堂

役也此即治
可移於官也 ○ 閨 圭

右今文無此一節

晦菴先生曰此一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

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

官也或云宜 ○ 弟 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曾子問若夫慈愛以事其親恭敬以事其長

安親揚名安父母之心 參聞命矣曾子稱名謂上文所云已

聞教訓之命矣 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又問父有命今無不順從

若此者可以爲孝乎 子曰是何言與孔子答云此是何等

是何言與理所不可 言之不通也其言不達於理 昔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言古者天子置 雖無道則

無道天子 不失其天下賴有爭臣諫之 諸侯有爭臣則

五人古者諸侯置 雖無道則 不失其國賴有爭臣諫之

雖無道則 不失其家賴有爭臣諫之 士

有爭友爲士者有 則身不離於令名則此身

今善之名 父有爭子爲父者有 則身不陷於不義則

身不至陷沒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當

父有不義則爲子臣 不可以弗爭於君當其君

者不可不諫其父臣 不可以弗爭於君當其君

則爲臣者不諫其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人子當其父有

可不諫其君不義則當速諫

爭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豈有從父之命令而陷父於不義而可以為孝乎○夫扶與余爭諍下離去焉於

右今文以為諫爭章

晦菴先生曰此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孔子言君子之事其君進思盡忠進而見

節盡忠退思補過退而在家則思補其過將順其美將行也

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

能相親如此則君臣同德故能相親詩云桑之雅際心乎心乎

矣人臣之心遐不謂矣遐遠也中心

藏之愛君之念何日忘之何日而能忘也

右今文以為事君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

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

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

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

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孔子言孝子父母哭不偯哭

餘聲也謂氣竭禮無容言不文不修

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言不文不修

以為服美不安不安美飾聞樂不樂悲哀在心

一義其語尤精妙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
 非詩本文後讀之每覺其言之有味且又
 覺其所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告沙隨
 程丈可久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
 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乃知前輩讀書精
 審其論固已及此而區區進越之罪亦庶
 乎可幸免矣因悉數所疑而記二公之言
 以為質云

一本幸免矣下云因欲發取他
 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
 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
 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
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
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
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
間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
道之至蹟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
其始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
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

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
槩填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
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
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
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
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
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
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
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
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

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
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棧何足以與明斯
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
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
辰朔廣漢張棧序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說說者油然而慊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愠也蓋為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為君

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其爲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爲人也寡欲其爲人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爲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

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爲由孝弟可以至於仁然則孝弟與仁爲異體也失其旨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謀而不忠處於己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國之道也敬事者事
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己也一作不欺之也節用者爲
之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
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
本也蓋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
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
於此則不得爲善治蓋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
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興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
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
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
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
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
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
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

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以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

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則足以惰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視效而作興其有不趨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

服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即人而人即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

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憂者亦可得而推矣
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
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
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
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本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無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為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

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為貴先王之
道以此為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
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為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
節之則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為禮而不和
與夫和而無節皆為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為
體為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
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
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實則適

足以爲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可宗尚矣蓋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及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言則慎所以出又孜孜焉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

乎然必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慎者有非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已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爲己者矣夫學本爲何事而患人不已知乎而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蓋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魯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間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爲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已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哉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爲民極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爲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爲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

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可以躐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木之區萌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立者得於已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含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疾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第其於致養服勤蓋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默識無疑之可

復也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言者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間也此其請事斯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

亦攷其實有諸已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即其所爲者而視之其事善矣則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此事所發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已者未明則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已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共失鮮

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溫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爲師者言其溫故知新爲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

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

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爲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洒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

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一本作異端之說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心術而難反

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

適足以自敝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

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

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

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

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

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

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之學于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

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

在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尤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

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

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

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
子張於道少深潛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
或以爲堂堂而難與並爲仁蓋可見也故夫子告
之以闕疑闕殆又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若是其
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枉則民
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強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
不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爲
哀公而言其實生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蓋
善善而惡惡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

莫不盡然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彝故也不然則將
憫然而不服以拂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
君子聚於朝人心一於下何畏乎強臣而何患公
室之不競哉雖然在上者焉知枉直而舉錯之亦
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
於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
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
莊而民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已舉善教不能而

民感悅以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車無輓軌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妄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

已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為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

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目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遠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蓋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當祭而祭則其鬼享

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為哉是徒為諂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為之而莫禦者矣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